

皇矣陪都 實惟帝鄉

林士鉉

乾隆皇帝與滿、漢文《御製盛京賦》

滿漢文《御製盛京賦》是乾隆皇帝於乾隆八年首次東巡盛京的一篇賦作，內容含序、賦、頌三部分。乾隆皇帝藉此頌揚滿洲如何立足盛京聖地，大清何以開國立基，以及自己領導東巡祭陵的見聞與心情。《御製盛京賦》於乾隆八年寫成後，便展開多元化、多層次的再現歷程。此賦在添加了儒臣的注釋之後，即正式刊行；又作為字帖，同步進行滿漢文的篆體字改造，用以規範全國璽印。透過《御製盛京賦》除了可以觀察乾隆皇帝「賦寫帝國」的宏大手筆，同時也可了解其藝術品味與滿洲政治文化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
滿漢文《御製盛京賦》的由來

清朝皇帝以調陵、祭祖為名，重返東北，兼具督察地方、聯絡蒙古的巡幸活動，稱之東巡。

《御製盛京賦》即是乾隆皇帝

（二七二—二七九九）首次東巡時，有感而發的精心之作。（圖一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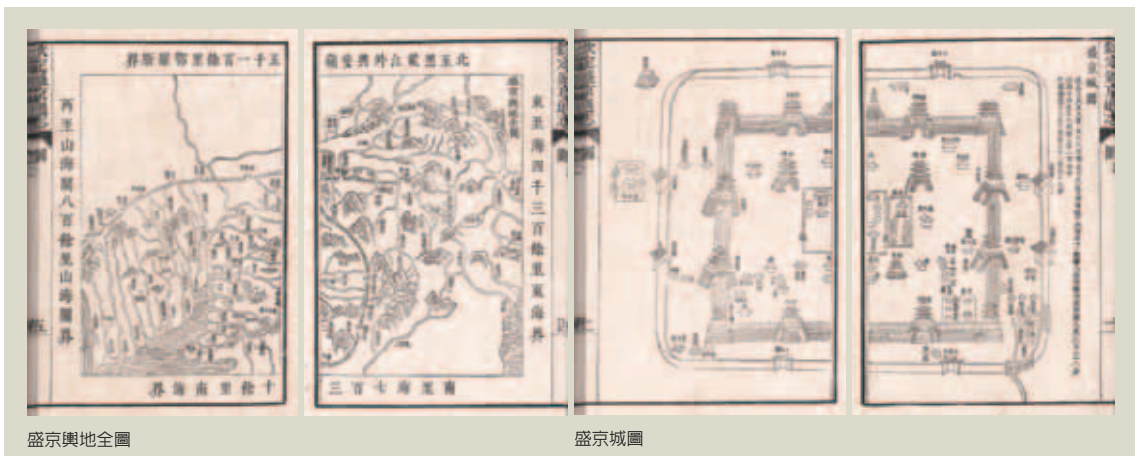
滿洲從部落到國家的發展過程中，歷經多次遷都，先後以佛阿拉、赫圖阿拉、遼陽為都城（圖二）；

直到清太祖努爾哈齊（一五五九—一六二六）於天命十年（一六二五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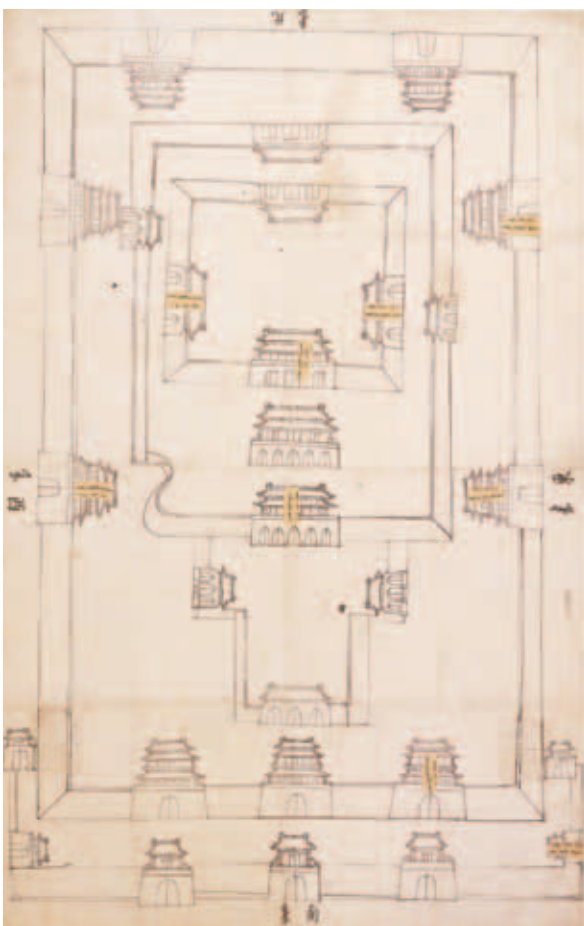
明天啓五年）遷都瀋陽，太宗皇帝皇太極（一五九二—一六四三）於天聰八年（一六三四，明崇禎七年）改瀋



圖一 《御製盛京賦》 清乾隆13年武英殿刊三十二體篆文本 32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四 《欽定盛京通志》 清乾隆12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五 滿漢文《盛京城圖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二 滿漢文《盛京輿圖》(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標注戰績輿圖) 第20冊 局部 清乾隆43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興京、永陵、赫圖阿拉相對位置及附近戰蹟說明。

陽為「天眷盛京」。(圖三) 順治元年(一六四四), 滿洲入關, 遷都北京, 始定盛京為陪都。(圖四~五) 關外又建有「盛京三陵」: 赫圖阿拉即「興京」(遼寧省新賓縣), 於此建立永陵, 為努爾哈齊父祖輩之陵園; 福陵、昭陵分別奉祀努爾哈齊與皇太極帝后。致祭此盛京三陵, 即是東巡的主要目的。

康熙皇帝(一六五四~一七二二)曾三次東巡, 康熙十年(一六七二)首次展開東巡。此後尚有乾隆年間四次, 嘉慶年間二次, 道光年間一次, 先後東巡十次。東巡活動歷經清朝前、中期, 其意義自然不同於其他巡幸活動。

乾隆八年(一七四三)七月初八日, 乾隆皇帝奉崇慶皇太后(一六九二~一七七七)首次東巡。自暢春園啓鑾, 先至避暑山莊, 繞道蒙古, 再進入盛京地區, 於十月二十五日返京, 歷時三個月。(圖六) 據《高宗純皇帝實錄》記載, 乾隆八年十月初一日, 乾隆皇帝奉皇太后駐蹕盛京, 《御製盛京賦》即繫於是日。(註一)

《御製盛京賦》的內容

院藏數種《御製盛京賦》, 年代較早的是乾隆八年武英殿刊朱墨套印本一冊, 景陽宮舊藏。另有武英殿刊滿文本一冊, 滿文書名讀如: han-i araha nukden-i fujurun bihe。(圖七) 內容主體分序、賦、頌三部分, 共三千三百九十餘字, 且有儒臣為之作注。

以祖宗之心為心

乾隆皇帝特別為這篇賦寫序, 序文主要標舉「以祖宗之心為心」正是君王居心之要義。如是則必知開國立基, 創業維艱, 知守成不易, 進能畏天愛人。國君的行為必須做為兄弟的模範, 整治國家又即是「以父母之心為心」的實踐。大清朝「國家肇興盛京」, 猶如周朝早期創業於邠、岐一帶, 盛京三陵亦如黃帝所葬之地—橋山, 一樣地神聖。因此, 乾隆皇帝特別說明, 前往祭祖正是本朝傳統, 皇

祖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, 曾三次東巡盛京致祭祖陵; 還解釋其父雍正皇帝(一六七八~一七三五) 雖因西北邊防所累, 不便舉行東巡, 然而也會奉皇祖之命, 往謁祖陵。乾隆皇帝決定於即位後的第八年重返東北, 也是「以祖宗之心為心」的實踐。

粵我清初, 肇長白山
乾隆皇帝以賦文形式介紹滿洲的歷史: 愛新覺羅姓氏誕生於長白山聖地(圖八); 入關前清太祖努爾哈齊、太宗皇太極兩代從部落到國家的



圖三 《皇朝地理志》 卷1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七 滿漢文《御製盛京賦》封面、序文對照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右：清乾隆8年武英殿刊本 左：清乾隆8年武英殿刊滿文本



圖八 滿漢文《御製盛京賦》 清乾隆8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愛新覺羅姓氏滿漢賦文注文對照



圖九 滿漢文《御製盛京賦》 清乾隆8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海東青滿漢賦文注文對照

宗廟。」意即：丟棄截殺的，挑選頭等殺的，若真是有左脇腹傷口，得於祖廟中使用：滿文讀如：tere arcame wahange be waiyafi sonjoho uju jergi

wahange, yarqian i hashu ergi comboli i feyginge oci, mafari jukehen de baitalara jalin。
迢迢東巡路，蒙古部長亦來朝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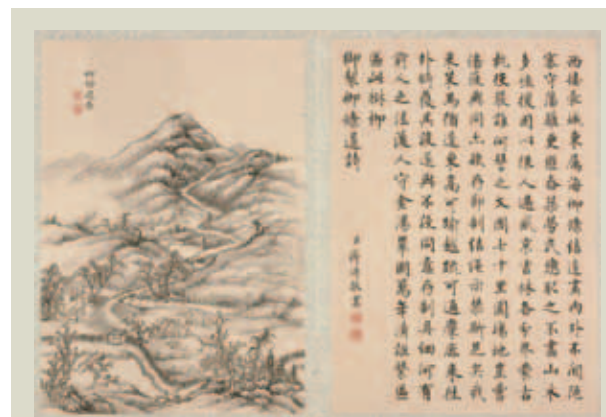
親：除有臣工將士扈從，更伴隨著千軍萬馬。大凌河牧場的肥壤靈草，各類驪驥良駒蕃生其中。大清朝源源不絕的戰馬，足以誇耀前代，亦可致遠

創業功蹟：天命十年（一六二五）於瀋陽地區建都盛京的意義，以及當時建國的形勝規模。
除了援引大量的古今典故，並且配合儒臣的注釋，描述了盛京地區的山景與水文，舉凡四蹄雙羽、草本林木、海錯水產等等，無所不包，將故土鄉情深植於資源富饒的自然天地之中。

故土的物產不惟繁多，尤顯神聖與珍貴，諸如猛禽海東青，「出

黑龍江，林擊則天鵝魄，甸搏則窟兔走僵」（圖九）：人參「三極五葉，氣稟地靈，功符陰陽」；東珠「九光燭天，神奇是韞，瓊瑰是生。」
也有關於盛京故宮大政殿、十王亭等殿宇形制，以及八旗國體的配色與方位結構，賦寫井然有秩的開國規模。開國佐命功勳，首舉來歸建國的瓜爾佳氏費英東，太祖喻為「此萬人敵也」；其次有鈕祜祿氏額亦都（一五六二～一六二二）、赫舍

里氏希福（約一五八九～一六五二）共三人。（圖十）創製滿文亦是開國立基的重要大事，賦文中讚頌專司文翰的滿洲正藍旗達海（約一五九五～一六三二），他除了參與滿文創製，又增加圈點及外字，完備滿文。
賦文除了回顧往史，東巡活動亦是賦寫重點。八旗將士之行陣壯闊，踞虎搏熊，圍獵之後，挑選上等獵物，遵古禮祭祖。賦云：「舍彼踐毛，擇其上殺，允惟左肱，以奉



柳條邊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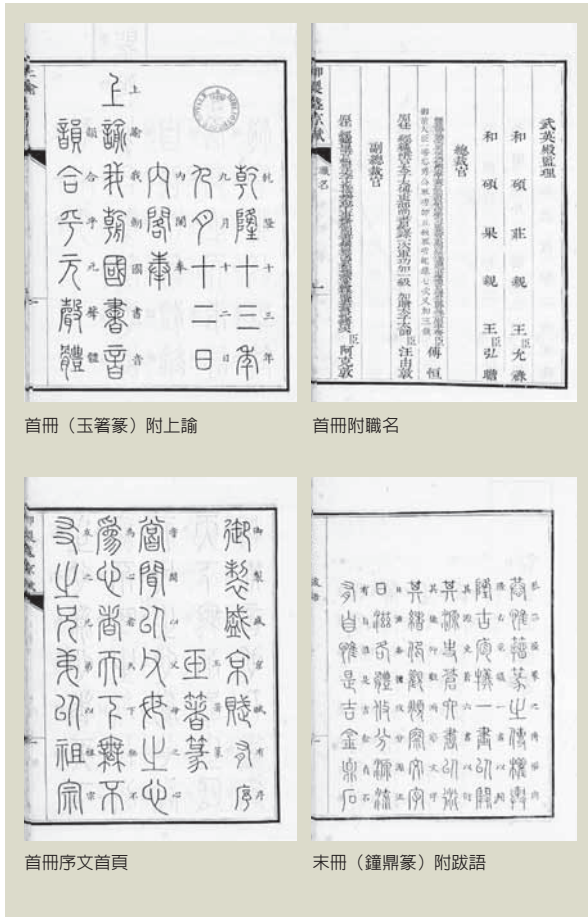


英莪鬱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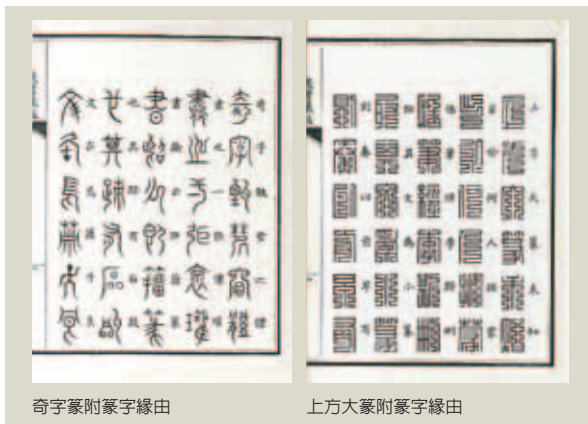


陪京集慶

圖六 清 蔣溥 東巡備勝 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據詩句內容及行經地點判斷，此冊頁應是蔣溥描繪乾隆19年清高宗第二次東巡之作。此次前往盛京的路線，與乾隆8年首巡大致相仿。



圖十一-1 《御製盛京賦》 清刊本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



圖十一-2 《御製盛京賦》 清乾隆13年武英殿三十二體篆文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蠱。最後以「敬之敬之，翼翼惴惴，於億萬歲，皇圖永綿」總結。滿、漢文賦詞均以凝練的文詞，虔敬地向皇天大地與祖宗先聖祈求護佑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對於不熟悉典故的讀者，滿文本有助於不假注文而更容易直接理解，例如：「循我留都，殺種珠丘。」意即：抵達我們原本建都之地，於祖陵殺牲口祭祀，滿文讀如：musel da gemlehe bade isinjifi, nafari munggan de ulha wame wecehe，

語意清楚明白。《御製盛京賦》的注文除了與漢語聲韻相關的說明及例句不譯滿文之外，所有注文中的徵引文獻及文句，無論經史子集，或是本朝官書要文，均一併翻譯。如此豐富了滿文翻譯文獻的種類，提供多元化的理解途徑。也有學者主張，〈頌〉這個部分是滿文先完成的，是成熟的滿文文學作品，並非譯作。(註二)

至此，《御製盛京賦》的運用才剛開始而已，這是因為五年之後，即

乾隆十三年（一七四八），滿漢文《御製盛京賦》又轉換面貌改成篆字版。

院藏二部篆字《御製盛京賦》，均為清乾隆十三年武英殿刊本，惟冊數有別。其一為二函三十二冊，即三十二體篆字，一冊一篆，為完整本。函面各貼十六冊之總目，而各冊封面寫有題籤，如首冊為「御製盛京賦玉箸篆」，末冊為「御製



費英東、額都滿漢賦文注文對照



費英東列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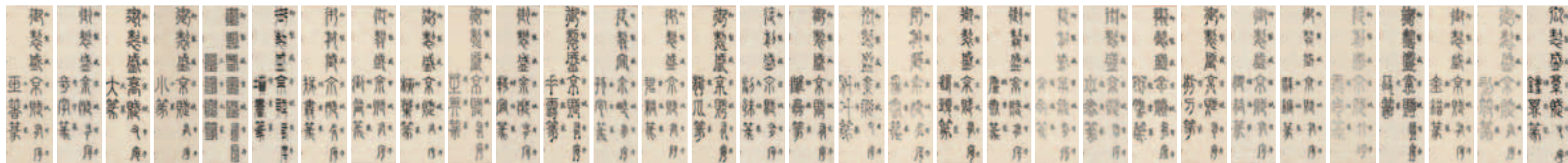
圖十 上：滿漢文《御製盛京賦》 清乾隆8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下：《國史大臣列傳正編》 清內府朱絲欄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揚威。賦文還描寫各類蔬豆禾穀、布棉陶匏，無所不有。尤其莊屯與武備並重，「農隙教戰，守禦相望，國以殷富，兵以盛彊」。

聿造故宮，故宮赫赫

《御製盛京賦》內容第三部分為頌詞，乾隆皇帝透過頌詞，將賦文的精神改用四字文句表達，每十四句為一段，共分七段，九十八句；於此再次描述了景慕盛京之形勝、先祖開國之偉業，以及滿洲與大清，故土與帝國的緊密連結。

首句為「於鑠盛京，維藩之陽」，繼以「俯臨區夏，襟控中外」等句說明盛京形勢之要：「昔我皇祖，三至斯土」等句說明東巡已是家法傳統：「石馬悲風，淚泉沾衽」等句緬懷開國維艱。「聿造故宮，故宮赫赫，聿升太階，太階奕奕」等句則描寫開國規制及陪都氣象，此四句滿文讀如：ihubha fe gungun ter sehe, ikiri terkin de wesinjhe, kiri terkin jergilehe。意即：來到已建造的舊宮殿，舊宮殿整齊威武；上來一連串的臺階，臺階層次疊



圖十二 《御製盛京賦》 清乾隆十三年武英殿刊三十二體篆文本 32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向上古的精神。

頁面版框高二·四、廣一六·五公分。版式為四周雙欄、版心白口，單魚尾。中縫上記「御製盛京賦」，下記頁次。行格為每半頁五行，行七字。每行篆體字右側有楷體小字作為釋文（滿文本釋文則寫於左側）。

據學者分析各篆由來，可知：「三十二體篆書之結構，來源於籀篆、款識金文與傳抄古文。其加飾改造手法一是在起收筆處加飾附件或變化筆致。二是於線條上作曲繞、方折、寬細，或易以鱗、龍、龜、鸞鳳諸形。扣除這些設計性極強的添飾雜篆，主要篆體仍是大篆、小篆、鐘鼎款識與傳抄古文奇字。」（註三）

關於製作篆體《御製盛京賦》的過程，由乾隆十三年總纂官傅恒（約一七二〇～一七七〇）〈恭篆御製盛京賦奏〉可稍知一二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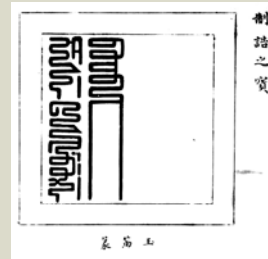
特命臣等將國書仿各體篆法繕寫成字，臣等祇奉明諭，欽遵辦理。伏查篆文筆于頓、搨，沿及斯、逸，有五體、六體、八體、十體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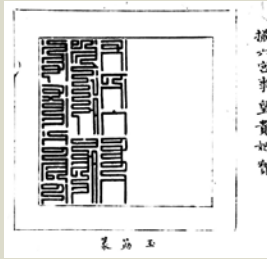
早期滿文篆印「戶部之印」滿文轉寫：boigon i jurgan i doron



老滿文印鑒「天命金國汗印」滿文轉寫：abkai fulingga aisin gōrūni han i doron



玉筋（箸）篆（攝六宮事皇貴妃寶）滿文轉寫：ninggun gurung ni baita be daisalaha hūwang gui fei i boobai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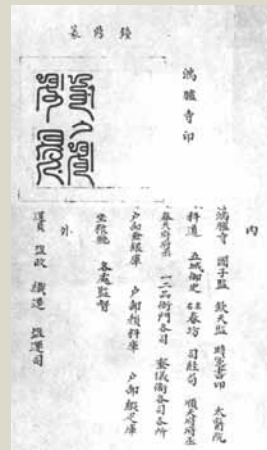
玉筋（箸）篆（制誥之寶）滿文轉寫：hese wasimbure boobai



懸針篆（漢譯：鑲黃旗滿洲頭甲喇頭佐領圖記）滿文轉寫：kubuhe suwayan i manju fere jalan ujui nirui temgetu



受篆（鑲黃旗滿洲頭甲喇參領圖記）滿文轉寫：kubuhe suwayan i manju gūsai fere jalan i janggin i kadalān



鐘鼎篆（鴻臚寺印）滿文轉寫：doro jorire yamun i doron



小篆（通政司印）滿文轉寫：dasan be hafumbure yamun i doron

圖十三 引自李光濤、李學智編著《明清檔案存真選輯》二集

盛京賦鐘鼎篆」。各冊均有該篆體書寫《御製盛京賦》全文，以及篆體緣由，惟不含注文。首冊尚有篆字（上諭）（乾隆十三年九月十二日內閣奉上諭）及明體字（職名），末冊則有篆字（跋），由總裁官傅恒、汪由敦，副總裁官阿克敦，蔣溥列名。另一套僅存十六冊，分裝二函，為完整本之上函。此武英殿刊本迄今仍有不少單位典藏。（圖十一）

各函內容如下：

上函，冊一至十六，依次為：玉箸篆、奇字篆、大篆、小篆、上方大篆、墳書篆、穗書篆、倒薤篆、柳葉篆、芝英篆、轉宿篆、垂露篆、垂雲篆、碧落篆、龍爪篆、鳥跡篆。

下函，冊十七至三十二，依序為：雕蟲篆、蝌蚪篆、鳥書篆、鵝頭篆、麟書篆、鸞鳳篆、龜書篆、龍書篆、剪刀篆、纏絡篆、懸鉞篆、飛白篆、爻篆、金錯篆、刻符篆、鐘鼎篆。（圖一、十二）此煌煌三十二冊，封面淡雅，內頁潔淨，細緻精巧又不失氣派。古典賦體與古篆書跡相合，展現皇權締造的盛世藝趣具有回

我朝國書，音韻合乎元聲，體製本乎聖作。分合繁簡、悉協自然。惟篆體雖舊有之而未詳備。寶璽印章，尚用本字。朕稽古之暇，指授臣工，肇為各體篆文，儒臣廣搜載籍，據援古法。成三十二類，且請以朕製《御製盛京賦》繕成清漢篆文。既廣國書，併傳古篆，足以昭示來許，著允所請，即以傅恒、汪由敦充總裁官，阿克敦、蔣溥充副總裁官，慎簡校對，繕寫人員，速竣厥事。欽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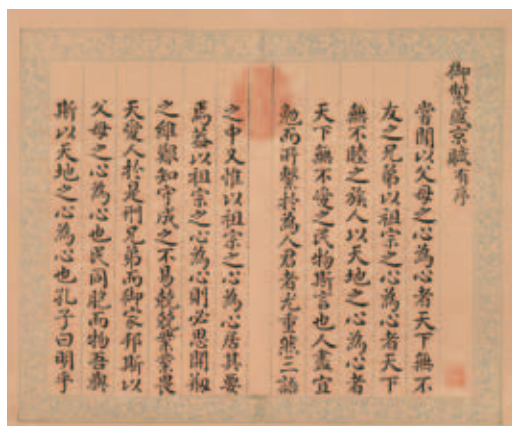
讀者若仔細留意乾隆十三年有關滿漢篆體《御製盛京賦》的論旨及相關奏章，便可發現各篆《御製盛京賦》的製作動機乃是欲規範滿文篆體，使得「清篆」可與「漢篆」相配。由此整理出三十二種篆體、六十四種文字，再獲准選用《御製盛京賦》篆寫。同年，朝廷重臣張廷玉（一六七二～一七五五）亦有〈頒賜八體篆書御製盛京賦羣臣合詞謝恩奏〉，此奏文顯示了在全本三十二體篆書《御製盛京賦》完成之前，已先完成八體篆書，頒賜臣工。



圖十六 乾隆8年盛京謁陵禮成樂章 《大清國史志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七 清 金士松乾隆盛京賦 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滿漢文《御製盛京賦》的相關問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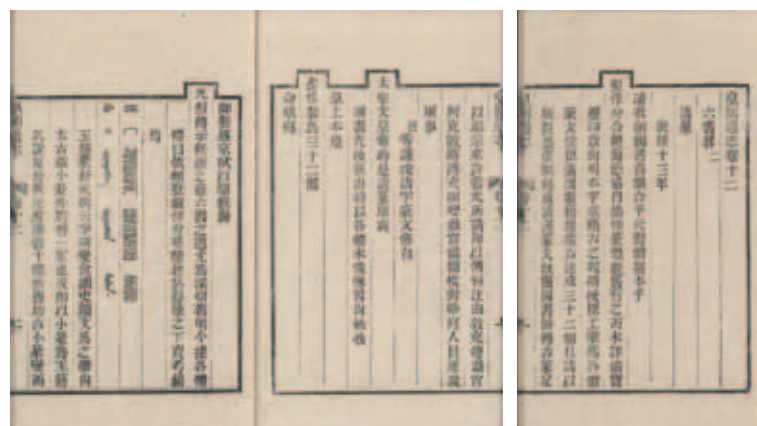
乾隆皇帝展現滿漢文《御製盛京賦》的方法十分多樣，不限於上述乾隆八年滿漢文殿刊本《御製盛京賦》，以及乾隆十三年滿漢篆體《御製盛京賦》。而乾隆皇帝首巡盛京之舉，除了刻印《御製盛京賦》之外，值得進一步思考還有那些相關的藝文表現？或許盛京在清朝禮樂秩序中佔有何種地位也是一個觀察的角度。（圖十六）進一步可討論，乾隆皇帝所引領的東巡故土活動，無論精神或

另據《清實錄》、《上諭檔》所載，就在乾隆皇帝於正式頒行上諭，說明製作三十二體篆字《御製盛京賦》的前一日，即乾隆十三年九月十一日，已頒旨諭令傅恒等人重新整理四譯館所存外國及番字諸書文字，二者當有某種關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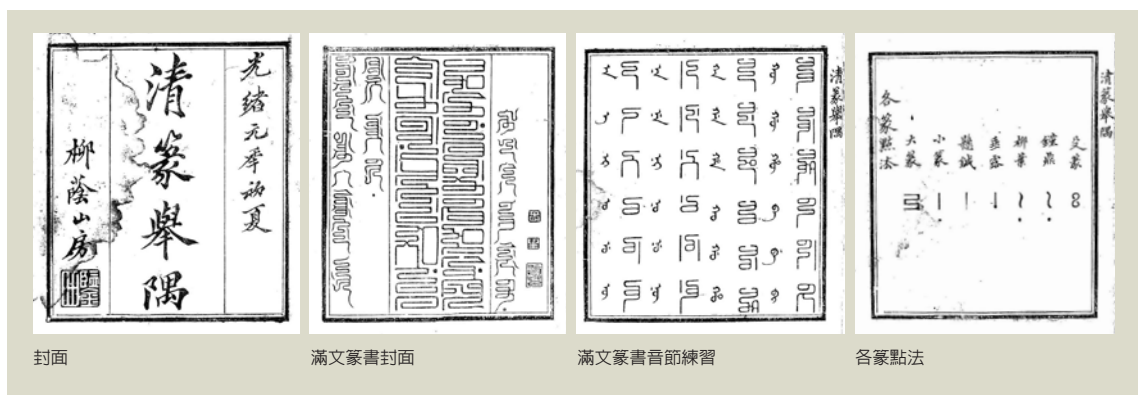
確定清篆、漢篆樣式之後，以其中九種應用於職官印文，並將《交泰殿寶譜》重刻改鑄，進而汰換全國璽印，費時三年。（註五）篆體《御製盛京賦》終於成爲上至天子，下至地方官，旁及屬國國王的禮制格局範本。（圖十三）

篆體《御製盛京賦》的出現還使滿文與滿洲文化、滿洲意識產生新的論述形態，把滿文從借自蒙古，再到增加圈點的發展，類比於歷史悠久的漢字演變。（註六）乾隆年間《四庫全書總目·御製增訂清文鑑》如是闡述：「亦如籀變小篆，隸變八分，踵事而增，以日趨於精密。」《皇朝通志·六書略一、二》評論滿漢文篆字的發展歷程，指出漢篆「篆降而隸，隸降而楷，偏旁穿篆，不免影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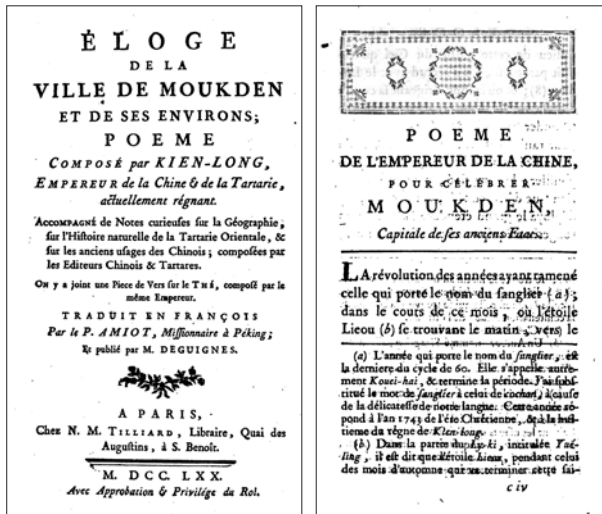
依附」，清篆三十二體則是「蟲魚鳥獸，草本山川，陶鎔萬象於一治，又直追古皇，仰觀俯察之心，以神而明之。」甚至將拼音文字系統的滿文與漢字並駕齊驅，進而得出「國書（滿文）爲諧聲之祖，何嘗非象形之祖」的論斷。（圖十四）我們再看晚清旗人文藝《清篆舉隅·序》：「我聖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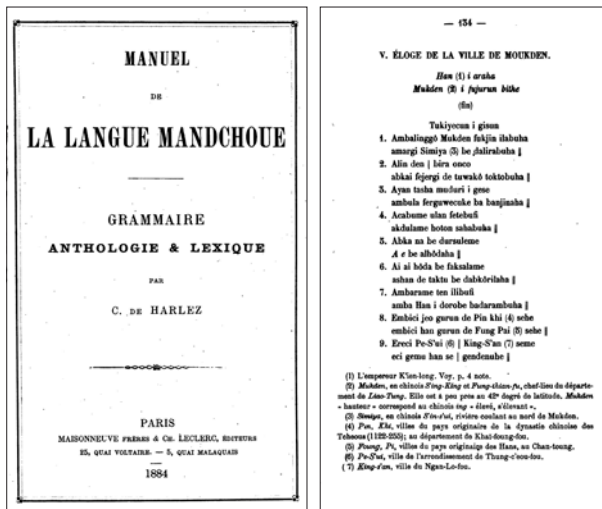
圖十四 清高宗敕纂 《皇朝通志·六書略二》 清乾隆間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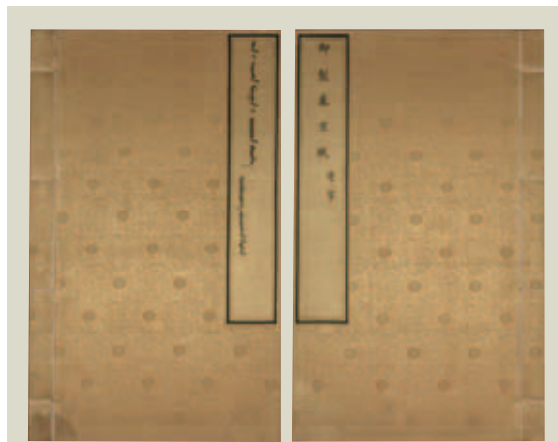
圖十五 清 文斐《清篆舉隅》 光緒元年柳陰山房刊本 日本東洋文庫藏



圖二-1 法文譯本《御製盛京賦》
Éloge De La Ville De Moukden et de ses environs, Traduction et notes de J.-M. Amiot, missionnaire à Pékin. Tillard, libraire, Paris, 1770.



圖二-2 滿文《御製盛京賦·頌》收入於法國出版《滿文文法》
C. De Harlez, Manuel De La Langue Mandchoue, Grammaire Anthologie & Lexique, Paris 1884.



封面



滿文本黃簽改寫



對應漢文

圖十九 滿漢文《御製盛京賦》 奇字篆 清乾隆13年内府精寫本 華盛頓大學圖書館藏



圖十八 滿文《御製盛京賦》 收入《大清高宗純皇帝滿文實錄》 卷220 乾隆8年10月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二十 清高宗 《御製全韻詩》 清乾隆間武英殿刊袖珍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物質層面均極力提升「盛京」的地位，無疑擴大了清宮的內涵，這與所謂的中央與地方、內地與邊疆二元互

動的概念當有差異。《御製盛京賦》這個不斷被複製的文本還有諸多尚待釐清的問題。

《欽定皇朝通志·都邑略》及乾隆年間以後諸本《盛京通志》亦收錄全文，《御製盛京賦》在這些官書典籍裡當發揮重要作用。

《石渠寶笈》卷七載有〈陳邦彥書盛京賦一軸〉，「素絹烏絲欄本小楷書」；《皇朝通志·金石略》卷一百六載有〈御製盛京賦四體書〉：「御製盛京賦真、草、隸、篆四體書帖，真書為勵宗萬；草書為梁詩正；隸書為張若靄；篆書為汪由敦。冊高二寸許，筆細如髮。」至於院藏盒裝精美，工筆精巧的〈清 金士松乾隆御製盛京賦冊〉，亦是多樣化展現之例。（圖十七）

關於《御製盛京賦》的版本問題甚多，滿文本尤其甚少被關注討論。（註七）例如：《御製盛京賦》全文收入《高宗純皇帝實錄》，即表示亦可見於滿、蒙文本實錄，其翻譯又有何特色？（圖十八）此外，華盛頓大學圖書館藏有滿漢篆體《御製盛京賦》十種共二十冊，其中滿文本或因用字習慣的改變，或因審定譯文而調整用字，因而出現以黃簽黏貼另寫新字的

源流與大清開國題材，還表現在哪些作品呢？例如在長篇詩作方面，尚有《御製全韻詩》一例。此詩約成於乾隆四十三年，內容分為上平、下平、上聲、去聲、入聲四聲五部，全書五卷共一百零六首。其序曰：「上下平聲，書我朝發祥東土，及列聖創業，垂統繼志述事之宏規。」於此同樣先標舉滿洲發祥聖地。(圖二十)

至於滿文本《御製盛京賦》，已於乾隆年間流傳於海外，編作滿文教材，且譯為法文，而有中外文化交流現象(圖二一)；對於自乾隆年間以來，發展至今的滿文書法、美術字的深遠影響，則又是十分有趣的一類課題。(圖二二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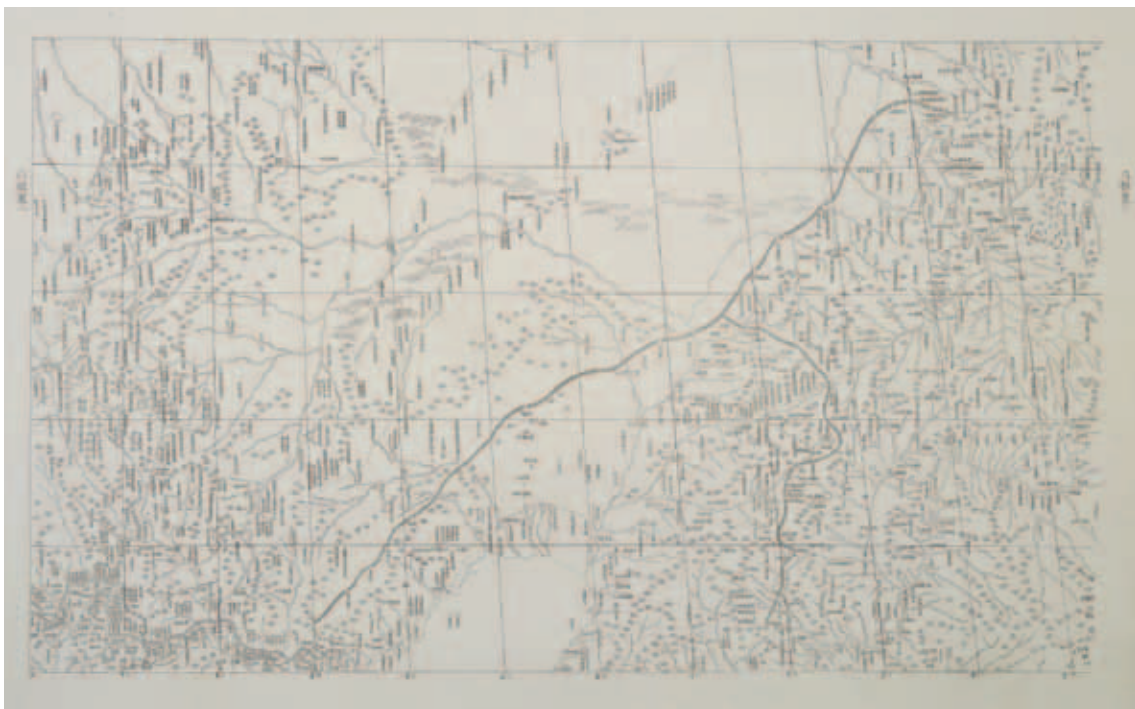
結語

乾隆皇帝的賦作數量雖不及御製詩文般隨處可見，出現在其經手過的器物、書畫之中，然而《御製盛京賦》的地位十分特別。這篇根植於緬懷祖先，東巡謁陵的文學作品，以不同化身的展現，產生如此廣泛的流傳，無論是從出現的層面，或是從



左：滿文圖書封面設計 滿文轉寫：manju hergen i fukjingga hergen
右：填書篆單字練習 引自安雙成編，《滿文美術字》
左：「春月遠慮」滿文轉寫：niyengniyeri biya i goro seolen
右：漢文「瓊樓」 錫伯文「玉樓」轉寫：gu taktu
引自《格吐肯書法集》

圖二二 當代滿文篆字



圖二三 清乾隆年間 十三排銅版地圖(重印乾隆內府輿圖) 第22幅9排東1 平圖02106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以柳條邊為視覺主題的「大盛京」地區，涵蓋盛京(奉天府)、熱河、吉林及東部蒙古，是為清朝「龍興之地」。

多樣化媒材的運用與再現進行觀察，《御製盛京賦》確實可作為理解乾隆皇帝展現其藝術品味的切入點。

《御製盛京賦》曰：「皇矣陪都，實為帝鄉」，滿文讀如：ferguwecuke mukden i ba, yala han i talga，意即：神異的盛京地方，果真是帝王的鄉里。以盛京之名，進而將東北的自然

天地與自古以來的歷史活動，整體地作為滿洲的故土與資源。(圖二三)因此，盛京不只一再被強化為龍興之地，更進一步被賦予政治文化的意涵，成為乾隆皇帝的藝文世界裡最具代表性的滿洲元素。¹⁰

作者為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

註釋

1. 《清實錄·高宗純皇帝實錄》，冊一，卷二一〇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一九八六，頁五九六。
2. 金壽方，〈滿文詩《御製盛京賦·頌詞》的藝術特色〉，《滿族研究》一九八五年第一期，頁四一、七一—七五。作者比對漢文頌詞指出共有七處出韻，而對應的滿文本則是首尾整齊的字母，顯示協韻完整，故推測很有可能頌詞是先由滿文寫成，再譯成漢文。
3. 游國慶，〈古漢字與雜體篆——以三十二體篆書御製盛京賦為例〉，《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刊》，二〇〇六，頁一〇。
4. 〈御製交泰殿寶譜序〉、〈御製盛京尊藏寶譜序〉，收錄於《欽定大清會典則例》(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)，卷二，內閣，頁一三—一七。
5. 實際應用於鑲印的九種篆體：國寶及皇帝寶印用玉箸篆或芝英篆；文職一、二品用尚方大篆；武職一、二品用柳葉篆；內文職三品、外布政使司等用小篆；內四、五品，外三、四品用鐘鼎篆；內六品，外五品以下用垂露篆；武職三、四品用受篆，四、五品以下用懸針篆。參見《(乾隆朝)欽定大清會典》(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)，卷二八，禮部，頁一一—一三；《(光緒朝)欽定大清會典事例》，卷三二一，禮部，頁一五。
6. 林士銓，〈契約文書中的滿漢合璧章：以《宜蘭古文書》為例〉，《政大史粹》二〇〇一年第四期，頁一一—一〇。
7. 書法史及版本學角度的研究成果可參考張萬興，〈漢滿三十二體篆書《御製盛京賦》的影響及其對中國書法史重構的啓示〉，《中央民族大學學報》第一八六期，二〇〇九年五月，頁九二—九六；盧秀麗，〈乾隆《御製盛京賦》版本源流〉，《滿族研究》二〇〇五年一月，頁九五—九六；盧秀麗，〈關於漢滿合璧三十二體《御製盛京賦》清內府精寫本的探究〉，《圖書館》二〇〇八年三月，頁二二—二三。